



史記



特
1735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宋忠曰句吳大

伯始所居地名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

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

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書圖念
所購以贈
卅八年
月諸同
山田八
部君一
以贈一
朝書圖

曹山生鳳
氏國南甫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
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
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
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
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
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吳
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烏程縣南也二
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世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
子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
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
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庸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歌王

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

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頌滅憂思猶有先王歌鄭

之遺風故不懼也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

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東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

平王東遷而受其故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地故曰周之舊也盟主也

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歌唐曰思

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借其國小而無明君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主

鄩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鄩以下及曹風

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

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

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

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

樂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

其文王之德乎歌頌

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

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

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

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

杜預曰偪謙退也遠而不攜

杜預曰攜攜也

命也樂而不荒

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

杜預曰匱德弘大廣而不宣

杜預曰不施而不費

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

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

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

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

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

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

杜預曰頌有殿暮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箛南籥者

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箛舞曲也南籥以籥舞

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曰美哉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

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削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削也曰德

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難在魯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

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才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鐘聲服虔曰繇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

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

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

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

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

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

無政論

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

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林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

婁楚之東邑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

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

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

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日

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五年楚

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

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

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

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

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

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修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

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見之光喜乃

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

圍楚之六澗杜預曰澗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疆弱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

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

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

弒字論
殺字
論字
論字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披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以

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

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披美反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吳以為大夫三

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

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

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

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

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

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

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畱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

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

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十五年孔子相

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音李賈逵曰橋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

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宜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眾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三行

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林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

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絕

書曰闔廬冢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頃地六尺五尺

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繁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

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王夫差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

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報

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滅夏

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故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

各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

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眾撫其

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服虔曰以鮒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勾踐大

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勾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

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因畱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

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

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執吳王吳王聞之大

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刎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

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服虔曰橐皋池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邊道縣東南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畱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

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

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

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吳王曰於周室爲我長杜預曰吳爲太伯後故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杜預曰

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

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

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

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甬江東也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幸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家在猶亭西卑猶之越位王候于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二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

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史記三十一

吳川中鳳臺氏閩南南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韓川中鳳臺氏閩南南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

徐廣曰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

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及古月

夷字論不作
壽字上內

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
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身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

泰字論不作
太字

續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說字論存
脫字

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
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
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
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
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
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
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五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
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
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
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
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與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
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掩
休曰滑折聲也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人
年代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
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

殺字通文作
弒字

歲卒爪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
問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楚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
丘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曰丘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豸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
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
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
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
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
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
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
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
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
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
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
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
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
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
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史記三十一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
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
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
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
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高侯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徐廣曰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
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
東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魯將盟曹沫以匕首
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
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
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燕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
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
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
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而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

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與師往

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

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東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

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

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杜預曰召陵縣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直則可若不則

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江漢以為溝君女能

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

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雷外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

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

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

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

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

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

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

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子

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子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

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曰內婦言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姓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宮人之權寵者而立公

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南城十七里所苗水南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傷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駢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數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

論文對字
又有對字

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
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
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
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
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徐廣曰一作摩笄下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
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
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
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
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
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
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歷駟案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甗玉磬也不聽

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

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

今齊東畝

服虔曰欲令齊隴東行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
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
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
乃歸歸而頃公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
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
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
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
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
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
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城守論文作
守城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

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

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

晉曲沃賈逵曰樂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欒盈

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

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

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嘗管官者賈舉賈舉復

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

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

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

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杼有淫者不知二

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

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

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祗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

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

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箒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

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
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
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
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
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
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
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
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
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
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
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
尸於市以說眾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
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
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
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
以干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干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
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
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
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
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
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

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三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余廣曰一作壽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慙而歌杜預曰稱諡蓋葬後

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

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國晏嬰

之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祁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昭公子

陽生陽生至齊私暱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

置坐中央發彙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七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

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

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

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

故與盟而請和也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

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

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

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

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

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服虔曰闕豎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闕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論曰子行即田逆字也

人飲酒于檀臺

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

成子遷諸寢

服虔曰欲從公令居寢也

公執戈將擊之

杜預曰疑其作亂也

太史子餘

服虔曰齊大夫

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

成子出舍

于庫

杜預曰以公怒故也

聞公猶怒將出

服虔曰出奔也

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之賊也

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田宗

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

殺子明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

服虔曰會徒衆

攻闈與大門

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

皆弗勝乃

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

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

殺之郭關

服虔曰齊關也

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

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

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杜預曰子方取

道中行

出雍門

杜預曰齊城門

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

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抑有出稱田氏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

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

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

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西川宅鳳尊
氏庸應周中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贊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史策祝

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徐廣曰阻一作淹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

孔安國曰太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孔安國曰言可

以代武

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

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

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

依歸

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今我其即命於元龜

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十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

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

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孔安國曰占兆書也

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藏占兆書管也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

祿字論又作

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道能念予一人

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

周公藏其策金縢

匱中

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強裸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

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成王

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

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

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
 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簠今書序作旅
 也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詩
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鴟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誥成王七年二
 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祭也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
 公往營成周維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告遂國之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
 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
 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第一本作變變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
 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
 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
 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
 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不敢荒寧密靖
 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
 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
云五十九年不義久為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凡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
 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政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

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悖獨也故

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

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

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

多士文王日中昊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

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

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

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

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

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地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之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

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

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

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

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

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

熟

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

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駟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

作肸誓曰陳爾

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鄭玄曰風走逸臣妾斯役之屬也勿敢

越逐敬

徐廣曰一作振復之

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無敢寇攘踰牆垣

曰寇劫取也因

魯人三郊三隧

王肅曰邑外曰郊外曰隧不

時爾芻蕘糗糧楨

孔安國曰皆當儲時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蕘供

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軍牛馬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無敢不及有大刑

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魯公伯禽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子考公首立考公四年卒立

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

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

闕門

世本曰楊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

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徐廣曰世本作微公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二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

為獻公獻公三十一年卒

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二十六年

子真公湣立真公十四

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

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

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

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

韋昭曰今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

唐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

誅之亦失不誅亦失

命不誅則王命廢

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

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

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

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

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

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

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

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

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

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

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

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

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

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令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

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

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

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

曰社圃園名館于寫氏服虔曰館舍也寫氏魯大夫揮使人弑隱公于寫氏而立子允為君

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

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

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

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

論文公字下復有公字

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

公設享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

燕之禮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

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

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

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

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

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

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

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

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

賈逵曰黨氏之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辭以盟服虔曰割其辭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

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犂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犂其名也

斑怒鞭犂莊公聞之曰犂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

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

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

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

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

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

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

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

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

父

私通欲立哀姜弟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
圍人犂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
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
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
門謂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
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
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
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
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
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

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
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
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
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
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春猶衛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
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滿長翟國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
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勞如齊惠公
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案年表齊惠公二年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服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周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卻克敗齊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

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畱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一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魯人立齊歸之子禚徐廣曰一作禚為君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

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

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禍非適嗣

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

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

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

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一曰大屈弓各魯連書曰楚子亨魯

疾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

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

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

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巢周禮曰鸚鵡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

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

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徐廣曰一本作鬪雞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季氏芥雞

羽服虔曰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郈氏郈氏金鉅服虔曰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郈

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偽讒

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太臣臧郈

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

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請囚於

鄆弗許服虔曰鄆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自肖約以出子家駒曰君其許之

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

之臣戾左傳曰戾戾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郈

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

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

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
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
魯取鄆賈逵曰中豐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
賈賈逵曰中豐汝黃魯大夫許齊臣高齮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子將言於齊
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
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
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
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
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
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君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
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
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
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
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
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
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
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
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
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

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

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

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

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

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

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

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

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

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

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

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

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

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

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

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公二

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叔立是為

亥子匭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釐立是為

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

年文公卒子釐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

年文公卒子釐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

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為家人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卞邑

為家人

為家人

作三十五年

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五年齊景公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五年齊景公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五年齊景公卒...

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即此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念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
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
行事何其戾也

史記三十三

西川毛鳳藹氏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西川毛鳳藹氏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維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

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

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

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

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

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墮祖業故至天之功不墮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疏也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率

維茲有陳係又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

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殷古周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誅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皇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譙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為北燕失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

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郟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今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屠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子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二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
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
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鄣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
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
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
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
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鄣破卿秦樂
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
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為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
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
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
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
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
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
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
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
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
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
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
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
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
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絡字論文作
循字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
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
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史記三十四

燕川宅國
氏周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燕川宅國
氏周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徐廣曰文
王之十子為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
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
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滎
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杜預曰
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
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
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予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為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

叛字論本作

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畱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

妹字論本作

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
 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驛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
 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
 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
 弑其王郊敖而自立為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
 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
 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
 月滅蔡使棄疾為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
 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是年
 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
 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

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三
 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
 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
 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
 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
 於衛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衛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為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
與縣有鄭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
 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
 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
 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
 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
 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

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附一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強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兜立孫檢曰兜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維或名弟或復名弟兜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皇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云一作終涅涅音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公二十三年晉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

與字論文存
于字

年卒子昭公斑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釐負驕諫不聽私善與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

及字論文存
乃字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懼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以小加大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

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三十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
 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
 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
 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
 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
 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
 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
 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變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
 殺周東徙秦始皇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

蘇川屯鳳崗氏園圃用莊

蘇川屯鳳崗氏園圃用莊

得姓之始
開國之始

論大無此字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
 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
 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
 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
 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斑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
 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軋上否觀又在六四
 變而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
 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
 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
 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
 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是
 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巳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
 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
 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鳳皇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竝
 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
 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
 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
 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
 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

自
傳
黑
志

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

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

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束其衣以

戲於朝左傳曰束其衣服殺梁傅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

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

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

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靈公左傳曰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

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

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

賈逵曰叔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

時楚大夫

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

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

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

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

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

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邲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

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畱少妾生勝畱

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畱

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招

卒立畱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

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畱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

疾

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出顓頊故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眾曰幕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

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公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諱公十七年
有名字

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生成公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句立孝公十七年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款立徐廣曰款一作邀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

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塋並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史記三十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
 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
 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
 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
 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
 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
 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
 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
 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

西川牛鳳尊
氏圖定用甫

集其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

以大路大旂少帛精茂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茂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鄭眾曰精茂旃名也以章有德康叔卒子

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史記音隱曰音

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

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

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

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

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

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

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

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

諫莊公賈逵曰石碯為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

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紂之州吁出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

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

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

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

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而迎桓公弟晉於

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亂姬姓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

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

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

論又無此術字

弟黔牟為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犇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歅弑其

按字論文作與字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楚莊公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軟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盱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宿子邑也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璧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焮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
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
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
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鮑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
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
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
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
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
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遯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遯天子家臣戲陽後
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
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賈逵曰
曰僕也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郚曰我將立若為
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
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
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
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係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
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

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

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

曰：軒大夫車也。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

外圍，服虔曰：二人蒙衣而乘，婦人之服，中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

孔氏，孔氏之老藥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稱姻妾以告。姻家妾也。遂入適

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

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與。服虔曰：李路為孔

猴從之。與猴豚欲以盟。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

藥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服虔曰：子羔衛大夫高。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

始至矣。杜預曰：且。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難，鄭眾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

其難。子羔言不及以。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

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

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服虔曰：子

當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

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

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

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

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

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

子孫也。

子孫也。

子孫也。

東字論文作
敬字

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
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
年卒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
疆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疊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
一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
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
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
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
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
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君角九年秦并

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三十七終

晉川中鳳尊
氏國商周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晉川中鳳尊
氏國商周

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

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仇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乃並與相為敵讐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讐言不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

皆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

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

乃並與相為敵讐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讐言不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

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

家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

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苗亡殷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

是下苗也鄭玄曰少乃毋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苗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

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儀又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也令誠得治國國治身

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紂親戚也紂

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

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

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

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

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苗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改

也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

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

似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

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

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在昔鯀墮

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墮塞汨亂也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

所斲徐廣曰一作釋駟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鄭玄

也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

九禹遂因而第 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紀五日皇極

之以成九類 六日三德七日稽疑八日庶徵九日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懼人用 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

六極 日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從革

從人而更 土曰稼穡 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

可銷鑠 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作肅從作治 明作智聰

作謀 睿作聖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日祀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日星辰 五曰歷數 皇極皇建其

有極 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 維

時其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 凡厥

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 不協于

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 而安而色曰子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維皇之極

母侮鰥寡而畏高明 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正人有好於國家

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母有作好遵于

母偏母頗遵王之義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有作好遵于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明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 孔安國曰一辨治也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

其有極 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 歸其有極 鄭玄曰謂臣也當就 曰王極之傳言 馬融曰

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是夷是訓于帝其順 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

之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 以近天子之光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三德一曰正直 鄭玄曰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

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 彊不友剛克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內友柔克 孔安國

順以柔能治之也 沈漸剛克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 高明柔克 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

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 馬融曰辟君也王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王食備

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孔安國

國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 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 尚書 曰霧 徐廣曰一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貞 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

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

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其也克者如殺氣之色相

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貞也 立時人爲卜筮 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

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 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 孔安國曰大同於吉 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動不

也吉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二從猶不可以舉事 庶徵曰雨

曰暘曰與曰寒曰風曰時 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爓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爲衆驗 五者來備

各以其序庶草繁廡 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孔安國

曰一者

無字

亡字論文作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

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曰咎徵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也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急常寒

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王胥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胥職如歲兼四時也卿

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維日孔安國曰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月日時毋易

各順常孔安國曰賢中顯用國家平寧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

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其則多風離于畢

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四曰攸好德

者德福之道孔安國曰所好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亂曰凶未冠曰折

短未婚曰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黍

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三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

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

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音古克反觀立呂忱曰觀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
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
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宗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
服虔曰目有極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
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
問凶曰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
滕駟案杜預曰

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濬公與

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濬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濬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

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服虔曰蕭毫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毫城

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

宋新君游而立濬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

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

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

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曰

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

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頃星也六鵲退蜚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鵲之則鵲徐察之則退飛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鵲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

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

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

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

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

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

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

公字論齊官字

淳字論齊醇酒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
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無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使字論文作

不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便衛
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
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
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
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感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感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徐廣曰：禘音端。禘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剔成四十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論文無田字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

不同而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其一揆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

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

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

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

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三十八

西川屯鳳樓氏

史記三十九

西川屯鳳樓氏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

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

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干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

寧旅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

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毋字論文作
無字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
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
條晉地
十年代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
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
能成其眾也晉人師
服曰賈逵曰
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
師大號成之者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
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
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
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
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毋字論文作
無字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
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
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緝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
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
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
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
南鄙邑各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
曰天
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各之
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

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

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

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

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

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

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

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穰攻

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

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蔦說公賈逵曰士蔦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

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蔦曰

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

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

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

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

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

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

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

史記三十九

今字論文作
今字

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焉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謂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此
 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
 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魏魏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有衆杜預曰以魏從萬是為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其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
 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君與

太子下論文
有太子三字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
 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
 立服虔曰不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色駁不純裝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
 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史記卷之九

四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宦名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日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服虔曰袂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并字節存及字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
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
公并其大夫并伯百里奚以勝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
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
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壤
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
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
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
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
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
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
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

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
驪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費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
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
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
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
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
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各汾陽晉地也
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
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
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
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
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
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苟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遇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
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
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
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
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若重
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
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
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
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
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
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穀子論文作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
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九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
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
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繫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
梁繇靡御號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
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翊臨晉縣
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

東有王城

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聞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
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
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
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
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服虔曰圉人掌
養馬臣之賤者
不聘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
溝塹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
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
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
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
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
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
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
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
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
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
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
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
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
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
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喻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三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

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卽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
 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
 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
 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
 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
 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人皆說二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
 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
 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温入襄王於周四月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
 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犢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
 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
 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
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
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
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
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
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
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今必戰既戰而
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許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
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
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巳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
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
為之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
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柎
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柎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二
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

馬融曰王順曰文能以義和我諸侯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於上布聞在
 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張安國曰當憂念我身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
 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
 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
 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
 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
 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
 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七年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
 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
 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
 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
 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穆字論文存

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樂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穉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

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

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樂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樂貞子樂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

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

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

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

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案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

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

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

穆子論文存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
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杜預曰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
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年表曰北微也六年秦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
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
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賈逵曰彫
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鉏麇晉
士盾闔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嘗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眡明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宦學仕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

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眡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

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眡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

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

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

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

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

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

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

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

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

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

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

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

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

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服虔曰解

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

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

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

始字論文作使字

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鉤郤犇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鄢

徐廣曰服虔曰鄢陵鄭一作焉之東南地也

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樂書

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樂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

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

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

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樂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

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

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

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

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

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晉字論文作
余字

何字論存
可字

習字論存
狄字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何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侯之仇復問舉其子祁牛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棗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強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侯孫叔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
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
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
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
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
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
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歆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騫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智字論
知字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智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
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
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桡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
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
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
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
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
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
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旣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
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
固不易哉

